

吃货张大千

文 / 宇文敏

宴客的食单犹如艺术品

张大千，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二十多岁便蓄着一把大胡子，成为张大千日后的特有标志。当时，能到张大千家吃饭的同时得到其亲自书写的食单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张大千一生都把烹饪当做一门艺术来追求，在他的眼里，一个真正的厨师和画家一样都是艺术家，他把厨师的技艺真正看成是一门艺术。张大千曾经教导弟子：一个人如果连美食都不懂得欣赏，又哪里能学好艺术呢？所以张大千常以画论吃，以吃论画。

有一次，张大千回故乡四川，朋友梅晓初在源记饭馆设宴款待他。席间张大千在吃到内江鸡肉抄手和蛋丝饼时就说：这些小吃绝非短时间就能够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境地。就如作画，纵然纸笔色墨尽皆相同，但到能者手中就会出神入化。他把绘画的布局、色彩的运用以及画境的喻义都应用到了烹制之中。

在十多年前，我也曾开过一席“中国书法宴”。宴席上我将炒勺与笔对应，锅和器皿与宣纸对应，调味料与墨汁对应，食材与题材对应，烹法与技法对应，装盘与装裱对应，火候与章法对应。所以说中国烹饪与书法是相通的，与中国绘画艺术也是相通的。

今天，张大千宴客的食单作为一件艺术品广为流传，而当时，能到张大千家吃饭的同时得到其亲自书写的食单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1981年张大千在台北宴请张学良夫妇的食单，张学良拿回去精心装裱成手绢，特在后部留白，次年邀张大千在上面题字留念。于是张大千在上面画了白菜、萝卜、菠菜，提名“吉光兼美”，并题诗云：“萝菔生儿芥有孙，老夫久已戒腥荤。脏神安坐清虚府，哪许羊猪踏菜园。”当时在场的张群也应邀在此页题字：“大千吾弟之嗜撰，苏东坡之爱酿，后先辉映，佳话频传。其手制之菜单及补图白菜菜菔，亦与东坡之《松醪赋》异曲同工，虽属游戏文章而存有深意，具见其奇才异人之余绪，兼含养生游戏之情趣。”这一张集诗、书、画于一体，有九位名人在录的普通家宴菜单就一跃成了烹饪界和书画界所共享的稀世艺术珍品。这件珍品在1992年美国华盛顿展出的时候轰动了当地的书画界和烹饪界。

陶渊明辞职
无关“五斗米”

文 / 张瑜

陶渊明仕宦生涯中的最后一任官职是彭泽县令，年末，督邮来检查工作，县吏请陶渊明去拜见，《陶渊明传》里叙述道：“陶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陶渊明的“岂能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引起了后人的争论。有人认为这句话与“五斗米道”有关，督邮是一位“五斗米道”的道徒，所以应当解释为“不能对五斗米道下腰鞠躬”；也有人解释成“不能为求一饱之故而折腰”。不过，最具信服力的观点是将“五斗米”解释为东晋县令的俸禄，也就是工资待遇。所以，有人就解释为陶渊明“不能为区区五斗米折腰”。可是，这样一来，仿佛是说陶县令为区区的五斗米折腰而失掉尊严太不值了太亏了。

问题的关键是，陶县令这“五斗米”的工资待遇到底是高还是低呢？《晋百官表注》记载，晋朝官员实行钱谷混合的官俸制度，一个县令的年薪是四百石（斛），实际的发放形式是一部分粮食，一部分现钱，陶县令的工资应该是“月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这位陶县令每月得2500钱，米15斛，按每月30天计算，恰好是每天五斗米。

古今的量器不同，五斗米究竟值多少，就需要与同时代的人作一个比较了。《梁书·何胤传》里记载，何胤曾经说自己“已经五十七岁了，每月吃四斗米也吃不完”。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陶县令一天的俸米，就可供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吃一个月，这还不算2500钱的现钱。可见，这“五斗米”并不区区！陶县令的工资待遇委实不低，简直可以说是太优厚了，也实在是太脱离群众了。所以说，陶县令的挂冠而去与“五斗米”的多少无关，哪怕是五十斗五百斗米，依照陶县令的脾气，他照样挂冠，照样不折腰。因为，这关乎尊严。

其实，陶县令的俸禄还不止钱谷两项。从西晋开始，官场上实行官员“占田制”，一个九品官可以占田十顷。“占田”上的收获，全归官员。东晋的时候，半壁江山被胡人占了，官员们只好“减薪”。《陶渊明传》上讲，陶县令的“占田”是三顷，他想全部种上秫。秫是一种糯米一类的作物，可以酿酒。因为陶县令是一个很虔诚的酒徒，他曾经说只要能“经常沉醉于酒中便知足了”。可是，陶太太不答应，坚持“要种一些稻子”。两人还吵了起来，最后，夫妻双方相互妥协，终于达成了共识，一半“种秫”，另一半“种粳”。

根据陶渊明在《归去来辞序》中的自述，在辞官之前，他还想等到“占田”里的谷物成熟了，全部收下来以后再走。谁知，从武昌传来了其妹妹病死的消息，陶渊明这才下决心赶快辞官走人。

所以说，陶渊明挂冠而去与“五斗米”是无关的，是与尊严有关，与亲情有关。

林则徐智用“芋泥”烫洋人

文 / 林国栋

闽菜中有一款著名甜食——“槟榔芋泥”，是福建人特别钟爱的名肴，那是用当地名产槟榔芋制成的。每当海外游子归来，或者逢年过节，宴请亲朋好友时，“槟榔芋泥”是必不可少的。相传，清末政治家林则徐曾用这款福建传统名菜智烫洋人，为国出气。

清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奉命到广州查禁鸦片，并于同年6月3日在广东虎门销烟，一时震惊中外。一些外国领事曾邀请林则徐赴宴，席终时，奉上冰淇淋一味。他们认为林则徐不认识冰淇淋，让他在吃冰淇淋时出洋相，借此讥讽中国人。林则徐果然不知冰淇淋为何物，入口即吞，顿感其寒震齿，只呛得面红耳赤。但他略一冷思，便想出对策。

7月，英军从广州转而至福建寻衅。林则徐设宴回敬这些外国领事，在上了几道凉菜之后，又上了一道“凉菜”——槟榔芋泥。这槟榔芋泥看起来凉凉的，毫无热气，实则是烫在其中，不知内情的外国人还认为是中国冰淇淋呢！某国一领事迫不及待地舀了一匙，就往嘴里咽，只听得“哎呀”一声，烫得那位领事上唇和舌头顿时冒起了几个血泡，吞了难咽，吐又难堪，只得连连跺脚，连两只蓝色的洋眼里，也烫出了泪水。

这时，林则徐暗自高兴，却又不动声色，很泰然地舀了半匙芋泥，放在唇边吹凉后说：“诸位，请尝尝我国福建的传统名菜——槟榔芋泥！”

